天山飛俠/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天山飛俠

◀上一回

第七回　微隙溯天山　一劍沖霄逃厲史　輕雷殷地軸　萬花吐豔燭遙空

下一回▶

幼童道：「我的姓名不好聽，新年裡不消問了，將來再見時說吧。你的名字我已聽人說過，不是叫柳春麼？這裡花燈果然心思極巧，花是通草和各色定織的絹紗制的，內裡並無燭芯。他們把自己用石磷和二十多樣焰硝藥料配製的一種火藥，加上各種彩色，塗在花片上面，花芯另有引子，全樹的花均有通連，暗纏在樹上，地底埋上同類的藥油，和燈芯一樣隨時吸到花芯裡去，再把同類花樹用兩根總引子連接起來，一燃一滅俱是同時，先聽那一串爆音，便是火藥引子響聲。每片花林只有一人守伺，聽那鐘聲為號，引子一點燃，立即串遍全樹，挨次燃去，晃眼之間，滿樹花開，千株齊放，花一放光，底下油引隨生妙用，除了藥油已盡，決不會滅，真個妙極！先那許多宮燈，點的也非尋常蠟燭，和花燈上火藥又自不同，乃是一種定製的香膠，內裡懸著一個雞蛋大的膠團燈頭，上有五個小孔，點燃以後，由五孔內射出亮光，比蠟燭明亮省事，還沒有煙煤，也是由一根火藥引子將全莊的燈點燃，連這引子都是空心的，內裡是藥油火氣，外觀不見一點火影，通行極快，燈中另設機簧，以供升降燃滅之用。燃時，火氣一到立放光明；滅時，由另一根引子將上面的機輪轉動，兩片銅葉往下一合，將燈頭包沒，立即熄滅；開時，銅葉張開，火氣一點，又放光明。所以偌大一所莊園，輪班掌管的還不到二十人，小的花林花圃，一人能管好幾處，妙在全是人力，不用一點法術，真算是慧心獨運，巧奪天工，無怪乎連任春亭上的諸位尊長都加讚許了。連我還是特地大老遠趕了來，年都沒有在家中過。你初次見到，自然更奇怪了。」

柳春聞言方始省悟，並知他還是個外客，因見說時同座諸人均未答言理睬，偷覷李暘兄弟二人，只是觀賞，也未理他，暗忖：二李兄弟均極好客，對於自己尚且一見如故，此人既是以前相識的外客，怎的不與周旋，直如未見？此人年紀雖小，詞色甚傲，這等地方敢於如此，一個幼童，除夕深宵，由遠處家中飛馳冰雪荒漠趕來觀燈，估量來歷一定不小，也許雙方淵源甚深，年輕人俱都好勝負氣，眾人嫌他狂傲，不喜與之答話，再不便是上輩交深，小輩各自逞能好勝，平日兩不相干，因而神情淡漠。不問如何，自己仍不可怠慢了他，還是緊記陸萍師伯之言，以敬對人當無差錯。心內尋思，再在暗中觀察，見那幼童也是一副異相，生就一張虎面，二目隱射金光，威稜甚銳，不可逼視，益發料他不是泛常人物，名姓不說，不便再問，只得一面隨聲附和，留意周旋。席間正上熱菜，眾人貪看花燈多未舉箸，幼童卻是飲啖甚豪，自吃自，也不客套讓人。柳春越看越覺有異，仗著生來好量，便陪同飲啖，殷勤相勸。幼童覺著柳春與己投緣，高起興來，自吐口道：「我家也在北天山，卻不是穿雲頂，你如走到那裡，可去尋我，有什難事，自會幫你。」柳春一面稱謝，問道：「尊兄仙府地名與尊姓大名，俱未見示，北天山方圓千里，上下萬丈，如何能拜望呢？」幼童道：「此時不用說，你只一到回雁嶺，向人打聽黃眼睛小爺，自會引你去的。」柳春還待設詞探詢，猛覺李晃用手暗點了一下後背，知有不便，恐被幼童看出，未敢回顧，只隨口應謝了兩句，沒往下問。幼童忽道：「你們這裡，老的不算，小的只有一人和我很好，不料又添上你，總算來得不冤枉。我還要趕回家去與父母拜年，就要去了。」

柳春一聽相隔那麼遼遠的北天山，此人小小年紀，竟能獨自在除夕夜裡隨意往返來去，方自驚奇，忽聽鄰座上郝子美的孫兒郝鍔向二李弟兄悄悄語道：「二金來了。人家遠來向諸位大公大婆辭歲，來者是客，這東西想做什麼？又欠打呢！」話未說完，忽聽當中另一桌上有人低喝：「諸位大公太婆俱在住春亭上，你新年裡想找無趣麼？還不快躲開一邊去！」柳春聞聲回頭，正是來時所見爪裂馮、萬二賊的怪物金星神狒，身後還跟著一個，身高八尺，藍目金睛，一頭金髮，行動之間閃動起萬點金星，形態更加威猛，不知何時走來，怒目瞪視著幼童，大有欲得而甘心之狀。那向金拂發話的，正是奉了陸萍之命往五老莊來，在雙柳溝所遇二老彭勃的次子，小獸王鐵掌仙人彭若。兩金狒本極猛惡，受了這幾句低聲呼斥，威勢頓斂，各自微應了一聲，把兩條長臂往下一垂，便要往側閃去，意似想往台下退走，正由當中第一席前經過。李承見二金神色有異，對李鼎道：「四弟，這孽障兩眼煞氣未消，他怕彭弟鐵掌，暫時雖然畏服，不敢放肆，離開我們，必往前途去出花樣。史家多年世交，老二縱不會與畜生一般見識，到底二金現在我家養著，與在穿雲頂不同，況又加上我家這隻母狒，如往中途掩伏生事，固然二狒合力也非

史老二的對手，終非我家待客之道。我平日對它們太和善，我家母狒還好，二金這個孽障未必聽從，你可喚它回來，就令在此隨侍觀燈，不許離開，以免生事。」二狒也真有靈性，本已肩挨肩去到平台邊上，公狒二金在前待往下跳，母狒想似聽出少主人防它惹事，不令走開，忽伸利爪將公狒二金肩膀抓住，口裡微叫了兩聲，便同立定，側轉臉來望著中問第一席。

等李承話完，李鼎方答：「大哥說得有理，我追它去。」人還沒有離座轉身，母狒已拉了二金一同走回，到了席前，彭若也由別席走來，因李同正在台口指揮發令，空出一個位子，便即坐下。母拂先朝李承低叫了幾聲，二金依然目中隱蘊兇光，好似心仍憤怒，只是為主人和愛妻所制，迫於無奈情景。母狒叫完，見二金未開口，意似不快，口中猜猜低叫甚急，目光註定乃夫，大有怒意。二金好似懼於雌威，也跟著向二李弟兄低叫了兩聲。母狒方始嘻著一張血盆怪嘴，轉了笑容，將那蒲扇般大的利爪，向乃夫背上搔了兩下。二金得了愛妻溫存，受寵若驚，也嘻著一張血口，伸爪往母狒脅下搔去。彭若低聲喝道：「當著這多人打鬧，成什樣子！我見不慣這醜態。李大哥防你無事生非，給主人丟臉，不許你兩個離開。可往那邊台角席地坐下，同看花燈，免得身太高大，遮了別人的眼。」二狒聞言，大毛面上若有愧容，連連叫應，一前一後走往東台角無人之處。母狒先到，剛一坐下，回頭朝公狒望了一眼。公狒立即趕過，一同並肩坐地，仍又湊在一起，彷彿少年新婚愛侶，彼此情深山海，恩愛已極，如影附形，自然流露，不能自禁之狀，引得各席上一班男女英俠俱笑了起來。李鼎笑問彭若道：「我們母狒金勿暴生產以後，果然性情良善許多。它叫的意思還能明白，是向我弟兄討好，不敢違命。二金的叫，我便不懂，是不是心不甘服，仍執成見，迫於母狒閫威，不敢倔強？」彭若笑道：「正是。我常勸四弟留心獸語，你偏不屑，實則通曉鳥獸語言便宜不少，我因此便曾得過大利，轉禍為福。二金的話少時再說，母狒大意是說，新年佳節，決不敢抗命而行，致惹少主人生氣，二金不聽，都有它呢。想不到二金那等剛烈兇暴的猛獸，也怕老婆。」眾人聞言，再一看公母二狒相偎相傍親熱情景，忍不住又吃吃笑了起來。

柳春知道二狒是為這幼年不速客而發，暗中偷覷幼童，毫無懼色，只冷笑了兩聲，隨向柳春道聲「再見」，也沒向主人作別，便要起身。剛離座位，猛覺微風颯然，面前多了一個少年，正是彭若，笑對幼童道：「你今日是客，遠來不易，先前觀燈，不便擾你清興，送你一程如何？」幼童冷冷道：「盛情心領，改日在家候教，我去也！」聲隨人起，立有一道光華，火箭也似直往遙空射去，晃眼無蹤。一面李同早搶過來，將彭若拉住，方說：「大年夜裡，老人俱在興頭上，何苦爭這閒氣？」彭若還未及答，忽聽四方八面砰訇之聲四起，霞光萬道，佈滿空中，泰山壓頂一般往下壓來。

柳春已看出幼童是個對頭，人剛飛走便有這等異事，變生倉猝，大吃一驚，忽聽彭若道：「我因這廝雖狂，到底年幼無知，又看他家大人情面，一向未與計較。適才突然趕來觀燈，我知他與孝弟比較說得來，只是少年人好熱鬧，借訪孝弟為由來此觀燈，也未在意，還恐二金記恨北天山的前怨，和他為難，好意喝止。後見他斜著一雙鬼眼朝我冷笑，忽然想起上次由狄老前輩那裡回來，狄三弟執意送我一程，為了觀看穿雲頂附近景緻和採覓雪蓮冰藕，前段俱是步行，無意之間談起這廝近來仗著乃母溺愛，專一恃強尋人生事，我曾議論了幾句。誰知他早就看見我們，掩向一旁，我們說時，正走過他藏伏之處，竟被聽去，當時就答了話。我以前已然讓過他兩次，一聽他又口出不遜，便與理論，說你我年歲相差，雙方老輩又有交情，不便和你計較，但適才所說原是正理。偷聽人說話已欠光明，為何出口傷人？我自把你平日所行所為和今日行徑言語告知你父親，看我說得對不對？史老前輩家教尚嚴，儘管受了老太婆的矇蔽，一經舉發，定是不容。

他一則恐我告發，二則當地離他家甚近，一動上手定被他父發覺，狄三弟又從中解勸，當時沒敢動武，忿忿而去。等我二人在他附近採完雪蓮，走到半山正要分手飛回，他忽在我二人前面飛落。我以為他來意不善，正待給他一點小苦吃，管教下次，他忽改了笑臉和狄三弟說笑，只沒理我，看去又不似追我尋事神氣。我也懶得理他，和狄三弟訂了後會，便自迴轉。隔了兩日，狄家弟兄來此，才說那日我剛起身，史老前輩和他舅父同出訪友，便由上空飛過，見他在下面，還特飛下，給他留了應做的日課，又誡勉了幾句才行飛走，由此不曾再見。日子一久，以為事已過去，不料這廝果然記仇心盛，眶毗必報，照那神氣，分明向我一人尋隙。他上次就說『是好漢子，各事各了，不必驚動雙方老人』，今晚突如其來，必有因由。聞他新近又長了些功力，再如相讓，還當真個怕他呢！但是一樣奇怪，我知他平日雖喜欺人，絕不敢使乃父知道。我拿話點他時，以為他必同我去往莊外無人之處見個高下曲直，他當時竟不肯接這過節，公然敢約我到他家去，與往日行徑大不相同。我知史老前輩決不護犢容其橫行，其中必有原故，六弟可知道麼？」李同笑道：「這等無知頑童，詭詐卻多，二哥如真前往他家赴約，弄巧中他算計，落個上門欺人，豈不有傷兩家交情？反正不理他也不算丟人，且等過了新春，查明來意底細再說吧。」彭若沒有再說，也就歸座。

柳春見眾人不以適才四方震響和當空霞光為異，依然談笑自如，也早看出那是依次燃放的花炮，只奇怪是由上而下突然出現，事前只聽砰訇亂響，不見絲毫上升影跡。這時，高空繁霞會成的一面天幕，眼看離地不過十來丈，忽然停住，四邊一齊捲攏縮小，漸漸合成一個大綵球懸向空際。那霞光初現時繁綺流輝，奇麗奪目，這一降低縮緊成了一球，

彩光反倒減退了許多。孫環笑道：「這是哪位姊姊的妙制？先還好看，往後怎倒減色了？單是一個凌空綵球，有什意思？快收起來，換別的花樣吧。」鄰座一個紅衣少婦笑答道：「環妹，這是你三表姊獨運巧思所制，用來頌祝大家的。你還沒看完便褒貶人，留神她不高興呢。」話剛說到末句，那綵球本已通體電光亂轉，倏地波的一聲由上半爆散，彩光忽轉為銀色，先化為人叢銀花，發發連聲直射雲霄，到了空中各自聚合，現出「同膺天福永駐仙春」畝許大小八個銀花結成的大字，電也似疾升空而去，始終聚而不散，一直射向高空密雲層中方始隱去。眾人俱都紛紛稱妙不置。

柳春方自驚讚，忽聽李晃道：「我就愛看每年例有的大花筒，這是以多為勝，並且放得長久，今年各人還添了花樣。今年的花燈最多，你來得倒巧，可惜不能看完。由今夜起，除了年初一，連祭神帶歇息，又是全莊吃素，比較差些，往後一天比一天有趣，但不似今夜熱鬧。到了十五才是極盛，你不能看完，真個可惜，且等明年再看吧。」二人正說之間，忽見西南角上放起一個大花筒，火花達二三十丈以上，單是近底一段就有畝許大小，越往上越大，火花都作梅花形，五色繽紛，好看已極。柳春驚問：「這大的花，難道也是用竹筒製成的麼？怎麼花頭如此粗大？」李晃道：「你在廳上所見大竹筒，都是些精巧的煙花，要到十五才放的。這類大花，每筒要放個把時辰，竹筒如何能裝？

乃是純鋼打就。全莊共只十二個，每筒長有一丈多，粗約二尺，另有炮架埋在地底。那地方是一大坑，不近前看不見，近地一段又有樹林山石擋住，所以下半看去也有畝許大小。這花筒眼不只一個，有多有少，大小也不相同。花色是按月令分十二樣式，是今年才添改的，往年只有蘭、桂、梅三種，有那大小和花形差不多的，便以顏色來分，放完天也亮了。上月他們拿小筒試演，內中以牡丹芍藥荷花菊花最好看，原有的桂花，放起來似一座金塔，也還不差。你看，那不是相繼放起來了？」

柳春早就聞得四外花花發發絲絲轟轟花炮之聲宛如潮湧，聞言定睛四下一看，果然全莊園中又相繼湧起十一座花山，高和大都差不什多，只是形色、疏密、快慢各不相同，凡是壯丹芍藥荷菊等大花，花朵都稀，升放之勢也較緩些，但這類大花，各有一幢不同色的煙光火山一般湧起，那花便在火山裡面，疏密相問，百十為叢，一朵朵花瓣分明，騰湧而上，一直衝出火山頂層焰光以外，再向四方八面飛舞而下，有的直起直落，有的飄蕩迴翔，正反相間，宛如辭樹繁英，因風轉側，各具媚姿。妙在是由數十丈高空冉冉飛墜，已然及地，兀自不肯熄滅。那正面著地的仍是一朵開足了的大花，齊整整落到地上，那轉側飛揚的好似另是一種火藥，由花筒中整朵上升，並無異狀，在降落途中，幾個快慢不等的飄揚轉側過去，便在中途離散，化為無數殘花瓣片，半空裡，圍著火山外面飄

飄飛墜，剛一落地，立化為無數星光，又激濺起三四尺高下方始消滅，比起正面落地的整花迥乎不同。這幾種大花大都徑尺以上，整花降勢雖比梅蘭桂等小花要慢得多，卻比中途散成花片的殘花要快好些，但是不易消滅，到地仍是整的，初放時還不怎顯，時候一久，落花漸多，後降的便積在上面，最下面的一層剛剛消滅，上面卻又加上兩三層去，自然漸漸越積越厚，於是在火山外圍又積上一圈花山，由下往上，明滅增長，永無休歇。那許多無風自揚的花片降勢最緩，散佈卻廣，一降過火山的中部，便漸漸往外飄去，愈往下散佈之處愈廣，滅得雖快，卻有餘波，由大片落花化為無量繁英，重又濺起火花星光，互相激撞，飛躍不已。於是上面是花雨飄空，裔焰成塔，下面是星濤匝地，萃錦為城，恰似一片火海，當中再湧起一座花山，似這等花山火海的奇景，全莊園共是十二處之多，大小形色無一雷同，每處火花所及之處何止十畝！同時一齊燃放，一時繁霞如海，麗彩燭天，偌大一座莊園立變成了花花世界，千光萬色，絢爛無侍，端的富麗雄奇，從古未有之奇觀，不是尋常所能看見。柳春不禁看得目眩神搖，做聲不得。

李暘見他出神，拍肩笑間道：「柳大哥，你看好麼？果然女子心思靈巧，比起往年好看得多了。」柳春道：「這新年半個多月，每夜都如此麼？」李暘笑道：「你聽二弟的！這類年景，原為博堂上老人的歡心，借題使全莊老少人等熱鬧開心，並示終年快樂之意，所以除了十五燈景新奇，要論熱鬧繁華，只有今天最盛。新年樂事雖多，無不限於花、燈兩樣，可是這類豪華絢爛的舉動，偶然來個閤家歡，各自爭勝，想些花樣製作，到時點放，上供老人臨觀，下為全莊人等賞玩，一次兩次自覺新奇，多了便俗，就有，也是一班和我同輩的弟兄姊妹互賭心思，以之作樂，也許比今晚還好看些，但卻不是全莊大舉，只元宵通夜花燈都有，全莊那些宮燈和各樹上的花燈，卻差不多要點到二月十三四才撤完呢。這是因為本莊人多，第一，制花炮的幾種油硝火藥和點花燈用的石蠟，現成出產，掘地即取，稍經人力配製佈置便可應用，取之無盡，不可數計，加以人多富足，百業皆備，別的材料也多現成，平日堆積如山，無須費什財力採辦。我們除輪值出門行善的叔伯弟兄外，平日在家的又多，每日耕織讀書均有定時，看似只有半日光陰用功，彷彿功課輕鬆，實則我們什事俱重實際，要有益處和能用心，不特讀的不是死書程文，貴能領悟力行，便是耕織商賈也各有它的理解和難到之處。至於習武修道，更是艱難，第一，先由父母師長查看質地心性夠與不夠，一切皆合，方始量其材質分等傳授。

這也和讀書一樣，上來只是啟蒙發凡，告以根基門徑，隨後便全仗自習自悟。明明老少三輩中，有二三十位近是神仙中人，只管才一出生便蒙看中，是個好資質，緣福也厚，由三歲起便行傳授入門口訣，但只限於扎穩根基，底下便須看你能否參悟，以定去取，不到年時和自修的功候，休說金丹大道，連五家老人峨眉派本門劍術，除偶有一二人因

資稟較厚欲其早成而外，都決不肯輕易指點。外表看我們習武修道彷彿容易，比起外人，真難得多！惟其修為全仗自己，父兄師長無什嚴厲管束，而長幼兩輩年歲又多相同，又多半是學有根底，因自己通悟以後得到父兄傳授，功力精進，本領高強，上得重堂獎勉，下受同輩敬慕，多遠地方都能飛行絕跡，隨意來去，而自己卻株守在這大漠窮鄉，不得出莊一步。年輕人十九好強，大家都好，惟獨自己不好，自慚形穢，還失父母師長歡心，受人輕視，豈不難堪之至？人人求好，大家對比，所以除有特別因由，或是奉命而行專習一功外，無須父師督率，自己先不肯放寬自己。而讀書又要佔去好些時刻，那是劍術未成、人未成年以前必修的功課。請想，一日能有多少時刻，也並非是全無空閒，遇到良辰令節，祖父母賜見，許令隨侍，既博重堂慈愛，又可得到極大進益，自是求之不得，但這類機會極少，並且得到一點傳授以後，便須精習以求領悟，更非用功不可了。外人只見我們春秋佳日，同輩弟兄姊妹相聚宴遊之樂，好似無拘無束逍遙自在，卻不知那能行樂的人，多一半到了功候，至少也是劍術學成以後才可行止自如。像我和晃弟，比較別家弟兄還算稍好，那資質不佳的，除新年這十幾天是奉命行樂外，平日欲以勤學求工，絲毫閒空都沒有，祖父又禁私相授受，都是揹人勤習，功候不到，誰也不肯向人請教，就問也無人敢說，那想不開的，心情真是苦極。苦學一年，都以這新春樂事來作賠補。

一則奉有明文，二則全莊男女後輩都是如此，主要又是想求得各家老人喜歡，題目正大，年前十好幾天就放了學，盡有閒空，又無人比著用功爭勝，於是把心思多用在新年景物上去。玩法雖多，最熱鬧也只除夕和十五兩夜，由明夜起，祭完神後，便是三五十八為群，至多不過二三十人一起，各找好地方行樂遊宴。莊中地大景多，加以到處宮燈花樹通明如晝，如若一處一處挨個觀賞過去，真比今夜還有意思呢！就這樣共只三幾夜的繁華場面，主要耗費還是取之地下，兩位大公太婆還說是多耗物力，啟子孫奢侈之漸。如非孫四大公力說，前年還幾乎罷了呢。晃弟是想你過十五再走，故此先前那等說法，卻不想你身有要事，行止須聽尊長之命，怎能自主呢？」

李晃在旁插口道：「哥哥說柳大哥行止不能自主，我倒試留他一下。你看那旁矮世伯不來了麼？」柳春隨手指處往中席一看，果是那五師伯陸萍不知何時到來，另外還同著一個英俊少年，和中桌上李承、李鼎、李同、彭若等為首諸主人談笑正歡，忙趕過去跪下叩頭。陸萍笑指那同來少年道：「這是你韓叔父。」柳春忙又通名見禮，起立侍側，李同令就下首設位坐下。

陸萍繼向柳春笑道：「你這次的事辦得很好，不特你師父和我們大家喜歡，便你自己也因此得了許多體面。適才我聽李三大公的意思，對你頗為期愛。本想令你住過初五再往

塔平湖進謁師祖以及兩輩尊長同門，誰知這裡打發妖僧和諸仇敵的事，竟被後山隱居的沈老前輩父子無心聽說，他和妖僧仇深恨重，本是勢不兩立。以前妖僧知他們厲害，必報當年殺弟之仇，為此還將鐵衛士的總領隊要職強行辭去，隱匿在西藏深山之中好久，近方被他主人強迫二次出山。他只以為和五老大公不期而遇致遭慘敗是生平晦氣的事，還沒想到這位殺星大對頭也在此地，這類番妖狗賊一心利祿，有什廉恥！只管在這裡損兵折將丟人吃虧，當時不免難堪，事情一過，轉覺同夥都合了心，把話說開，以後反可互相關照，表面不合，暗地勾串，合謀欺騙主人，以博獎賞，以前黨同伐異，連朝夕共事的人都是口蜜腹劍，各人心裡懷著二把刀子，不論交情多厚，遇上公事立刻翻臉無情，你防我我防你，受人操縱利用的許多怪狀和一切兇險憂危，經此一來多半可以免掉，回去還可飾功冒賞，一體均沾，不特不會有人舉發，並且以後再遇難題，也可依樣葫蘆，豈不省心省力還少結好些強仇大敵，所以行時劉煌老賊盛設筵宴相餞。明明我們限他除夕以前離境，連年都不許在此度過，這是何等奇恥大辱，除俞、秦二賊面有愧色無什話說外，因老賊賣弄他足智多謀，教以此次如何矇蔽主人，應分幾個段落，不宜直截了當徑行奏報，表面還要作出互相爭功忌能情景，各奏各的，彷彿兩不相謀，暗中卻故露破綻，使稍微細心的主人一見便知，互有助力，誰離了誰也難成功。說得天花亂墜，設想也實周詳，於是由妖僧起，都覺回京便獲重賞，這裡和他作對的，又是幾位隱跡多年的前輩仙俠，地隔邏荒，絕不會被人知道，一個個恬不知恥，興高采烈，吃完上路。妖僧認定自己首功，更為起勁，做夢也沒想到沈老前輩會與商老仙長相見，談出就裡。他們剛做張做智，照著老賊詭計，變了原定方策，令駐哈密的官府飛驛奏報，一面板著狗臉，推說王命在身，連年酒都不擾一杯，連夜起身。這裡沈老前輩也跟蹤追了下去。適我來時，沈老前輩父子二位已走半日，行前和老莊主密談了一陣，又與這裡五老前輩留下一封書信，大意是說，前朝氣運已終，事情如此處置，使其消患無形，尊意極善，但是他本人殺弟之仇不容不報，以前為了物色妖僧，費有不少心力，幾次均被先期免脫，仇未報成，最後忽然隱跡。也曾遍尋青藏各地，均未尋到線索，忿恨至今。新近兒子沈鑄由四川尋來，正打算明春重往青、藏各地搜尋，只仇人未伏天誅，無論如何也必尋到才罷。

不料天網恢恢，自行出頭。當地下手易生枝節，妖僧更狡詐非常。時機難得，稍縱即逝，為此即日起身尾隨下去，等過天山下手，定當相機而行，不令憤事，也不多殺一人，致負諸公委曲求全雅意。只是新春塔平湖與大漠莊兩處盛會均不能參與，深為歉惜，且待事成歸來再圖良晤等語。五老前輩原以此老性情剛烈，恐其知道連日之事，追殺妖僧和諸狗賊，將事鬧大，並引起諸狗賊對我們的疑念，李老太公令你過了初五方往塔平湖去，也是為此。現在事已鬧明，無須再隱，師祖因聽我和淳于師叔說你忠誠智勇，甚是嘉慰。

湊巧明日是師祖和各位尊長移居塔平湖第三十個元旦，你是新收門人中的後起之秀，自應前往參年。適才我已代向五老前輩稟明，令你少時同行。好在雙方情如一家，這裡兩輩尊長多半對你器重，以後無事，儘可常來求教，也不在此數日之聚。住春亭上現有尊客，李老大公命你無須面辭，以後各自努力用功，以副他老人家的厚期，並以不久天明，此去塔平湖，抄近路走也有二百餘里，知你隨我不上，必要落後，元旦初謁師祖尊長，理應先到，特賜你飛行甲馬一對，可向諸位師伯叔與同座諸人辭別，隨我走吧。」

柳春一聽師祖對己看重，甚為欣慰，只是李、孫諸小俠良友初交，又值新年盛景當前之際，匆匆分手，也自依戀，但是不能不去，只得告退，回到座上，與同座諸人以及主座上孫、李諸小俠辭別。李暘、李晃弟兄自是惜別，互訂後會。柳春辭完，又向中座李。彭、郝等長一輩的諸俠行禮辭別，眾人自不免勉勵幾句，陸萍隨也向眾辭別。三李弟兄便起走送。陸萍再四推謝，說：「我常來此，不比別人初造仙府。賢崑玉正在指揮花事，何須客套？」李同笑道：「今晚愚弟兄是主人，五兄除夕遠臨，如何不送？既然太謙，大哥四哥不消送了，由小弟一人代送吧。」陸萍心疑有什話說，只得聽之，笑道：

「那麼主人就到海棠林外止步如何？」李同笑道：「今夜花燈似比往年稍勝，我們一路賞玩過去，不是好麼？談什送不送呢？」陸萍料有話說，送客是個由頭，便不再推謝。

當下三人下了平台，便往花林中穿出。這一路因屆隆冬，除四照軒四圍是地火和藥力烘成的真花外，一過花林，沿途樹上花果俱是人工巧制，遠看像真，近看也多是花光瀲灩，燦如錦雲，直比真花還要明豔鮮妍。三人且談且行，遙望全莊十二處花火，宛如一座座的火峰撐空矗立，外有千千萬萬的各色繁花上下飛舞，把天空浮雲都映成了金色。陸萍笑道：「你們真個會玩，像這幾天花燈，物力不說，心思也不知要用去多少，似此繁盛新奇，休說尋常富貴人家辦不到，便是天子王侯，一任他有多少財力，也不能有此奇妙，真可謂是人間無二了。」

李同笑道：「凡事盛極必衰。本莊五家子孫徒眾，在諸位老人德庇之下，為樂已極，受福太甚，近年更是絢爛美滿到十二分。我這次出門，回莊覆命時，漸漸警覺五家老人神情與前大不相同，尤其是用功甚勤，往往同時相對入定，動經旬日，門人子孫輕易不許進見，隨侍只兩小童，聽那口氣，好似留日無多光景。我知眾兄弟姊妹和侄男女輩近年在外修積固不為少，但都嫉惡大甚，仇怨結得也多。尤其是大漠莊蹤跡已漸被人發覺，近日又為塔平湖之事出手，行藏越難隱秘，早晚仇敵必要尋上門來，五家老人再一化去，或是移往海外另覓仙府清修，棄家遠走，不更麻煩麼？」陸萍笑道：「六弟你真多慮，

憑府上崑玉群從，還怕事不成？」李同道：「怕固然是不怕，好好一處世外樂土，無端引些糾纏，豈不惹厭？好在事情還早，且由它去。只顧閒談，我要和你說的話還沒說呢。」陸萍笑問：「何事？」李同道：「常言芝草無根，柳春實是美質。他自到此，家父便對他期愛，詳情不用說了。本來令過初五再走，偏值開山大典必須前往。此人將來頗有成就，我們不久還有一事令他去辦，事情將來再說；此去塔平湖，煩告周老山主，為他破例在白馬山後單闢一處巖洞居處，許其隨意出入，到時自有他的遇合。因你二人必須天明以前趕回，時已夜深，底下的，等新年淳于妹來時再託她轉致吧。」陸萍聞言心中一動，笑道：「柳春果然資質不差，想不到老伯也如此器重。照此說來，莫非老伯對他有什傳授麼？」李同道：「家父對於兒孫門人，凡有志向道和練習劍術的，上來均令自行參悟，不至時機，輕易不肯指點。他來才多少時，共只匆匆一面，又當應敵之際，怎會當面傳授？此事另有他的緣福，你只照話去向老周山主說，免他每早會參，我想你自會知道。我們再見再談吧。」說時已至莊門。陸萍料有原故，因知柳春與五老匆匆相見，跟著便往後莊安置，又值疲極，睡了一日夜，起來便是除夕盛宴，中間連驅逐北來諸敵黨均未得參與，李同所說好生不解，許連柳春本人俱不知道。念頭一轉，猛想起五老住春亭席上之言，忽然省悟，便向李同辭別，令柳春如法施展飛行甲馬，同往塔平湖馳去。